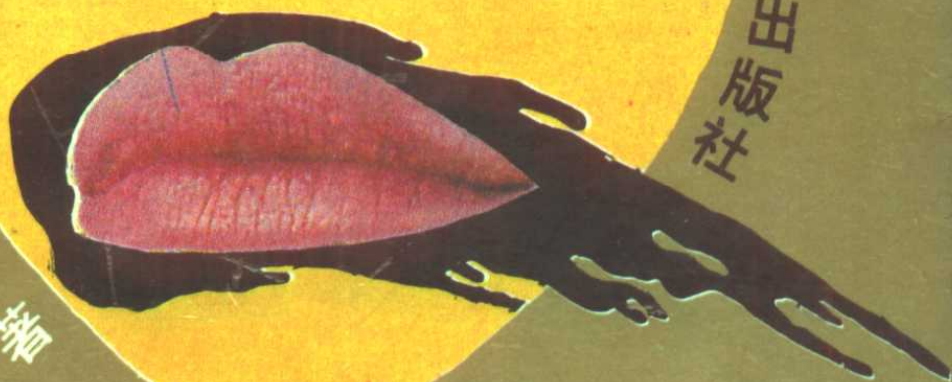


A Z M

魔之爱

重庆出版社

〔法〕居伊·德卡
郭素芹 罗顺江 译



爱之魔

〔法〕居伊·德卡尔 著

郭素芹 罗顺江 译

重庆出版社



石化 S076595H

069792

Guy des Cars
LE FAISEUR DE MORTS

根据法国巴黎J'ai lu 出版社1986年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 薛相林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法]居伊·德卡尔著 郭素芹 罗顺江译

爱 之 魔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97千
1991年 5 月第一版 1991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

ISBN 7-5366-1532-9/I·282

定价: 2.65元

内 容 简 介

《爱之魔》是被誉为“法国的谢尔顿”的著名作家居伊·德卡尔的新著长篇小说。

巴黎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达武德出差归来，飞机不幸在着陆前几分钟坠毁、燃烧。他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回到家，听见他一直钟爱的妻子正给一个叫皮埃尔·安瑟诺的男人打电话，欢呼他的死亡，宣称将“不再隐瞒我们的关系了。”达武德在爱的破灭中拔枪打死了不忠的妻子。已被电台宣布“死亡”的达武德化名隐匿下来，决心向那个破坏他幸福的皮埃尔·安瑟诺报复。他虽误杀了两个叫这名字的无辜男人，但仍坚持他的复仇计划。他制造的两个案件引起警察局的注意。他避风去到意大利，邂逅一年轻女郎贝尔纳，燃起爱情之火。贝尔纳欺骗他，榨取他的金钱以享极欲。达武德又一次为爱而恨而成魔鬼。他潜回巴黎，当他在地下停车场向那个真正破坏他一切的皮埃尔·安瑟诺举枪报复时，他却倒在了警察的枪口下，他想到瑞士过宁静生活的最终愿望永远地破灭了。作品描写了法、意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

10775/03

毀 灭

飞机里，一切都很正常。乘客们已经用完了晚餐。再过一小时，当夜色降临时，这架来自纽约的波音客机就要在戴高乐机场着陆了。春天，气候晴朗而温和，一路上都很平静。夏尔·达武德坐在椅上，没有留意那些邻座的人，心里只惦记着他唯一视同自己生命的一个人：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这位45岁的男人衣着得体、雅致，神态庄严，有着讨人喜欢的花白鬓角，显然是个永远对自身光辉事业一丝不苟、专心致志的总经理。实际上，在飞机内的这天晚上，这位乘客的心情非常轻松、愉快，因为他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见到他年轻的妻子了。他们有多少知心的话要诉说，他们将在一起作乐。他对她的爱永远是那般狂热、奔腾不息。尽管他们相差14岁，可他始终认为伊丽莎白是位钟情的妻子，他太爱她了。这时，他想起了他们的过去，自从他俩认识

以来的那些日子，甚至想象到即将在机场出口处相见的时刻。他已经想象到，她必然会在那里等他，就像每次他从美国或其它地方回来时一样。

他想起了最初见到她时的情景。那天，一位棕色头发的年轻女子走进他的办公室，两双眼闪着奇妙、动人的光辉。她在妇女日报社工作，是来采访的，专程为广大读者调查、了解一下这位被称作“大老板”的人的真实情况。当时她23岁，而早在4年前中学毕业后，她就热情从事于这项职业了。她很有教养，出身于资产者家庭，为自己选择了这条独立自由的谋生之道。但经过4年的工作实践后，她不再相信新闻工作能够给她带来完全的自由。总是有某个总编辑或甚至某个普通的新闻信息处主任给她下达一些命令，分配一项必须执行的任务。

这次采访把夏尔·达武德迷惑住了。他立刻产生了一种欲望，想保护这位孤身奋战于新闻界无情旋涡之中的弱女子。有好几次，他邀请她吃晚饭，可她似乎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大概在她的生活中，已有了另一个不可言传的男人吧？然而，她并没有完全拒绝他的追求。有几次晚饭，她同意工业家到马克西姆餐厅、勒杜瓦耶餐厅和其它诸如此类的餐馆去，因为在那些地方，比较自由，不必谨小慎微，担心有失体面。不只一次，伊丽莎白被这位年近40岁的追求者想要送给她的豪华

奢侈物品所感动。而几乎不习惯遭到一个女人如此拒绝的他，已为她开始变得神魂颠倒，一种坚定的信念油然而生：拥有她。为此，他将要向她求婚——在这点上，他是成功了——并保证她的“自由”吗？他37岁了，还从未成功地避免过任何圈套，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他的性爱生活仅限制在一些令人愉快的男女交往中。然而，马路天使们既不令他感到惋惜，也不使他感到悲伤。瞧，爱情又在捉弄他：这次，他疯狂地爱恋上了。

伊丽莎白时而迷惑他，时而疏远他，并不把他的感情放在眼里。一天，他提议一同去多维尔度周末，她却如此冷淡地回答说，她不适应这种方式的旅行。由于害怕因这种愚蠢的举动会失去她，在以后的约会中，他不敢再有任何诱奸她的企图。在最初的6个月当中，他一想到她可能钟情于另一个男人就害怕。于是，他作出了重大决定：向她求婚。

回答是令人高兴的，但很镇静。

“我希望你这样气质的男人把我视为其它的东西，如一个奇迹！我不愿意仅仅是你生活中的又一个女人……我确信我们会相爱的！”

一个月以后，他们结了婚。可到了蜜月行将结束之时，她的情绪变得不稳定了：同这个不再可能抛弃自己的有钱男人生活是很难“同甘共苦”

的。不过，7年来，他或她都没有对此表示过遗憾。

夏尔·达武德耽于回忆之中。此时，飞机已接近戴高乐机场。伊丽莎白是个出色的预言家：他们会相爱的。

5分钟后，飞机即将降落，乘客们都在期待着系好安全带的命令。突然，机身强烈地颤动起来，紧跟着又一次更强烈的颤动。随后便是一阵令人眩晕的下滑，一下恐怖的、粉身碎骨的地面撞击。座舱在可怕的爆炸声中脱离了机身。顿时，舱内黑烟滚滚，人们叫喊着向太平门冲去。火焰冲天腾起，真正的惊恐和死亡。这时，夏尔·达武德产生出一种奇特的反射力量，他成功地打碎了身旁的舷窗。他终于攀了上去，跃过窗口，跌落在湿热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反射，站起身来，疯狂似地向前奔去，为了尽快远离这悲惨的世界，乘客们正在被那致命的烈焰、可怖的窒息所吞噬。他拼命地往前跑，一直跑到一片树林边才精疲力竭地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觉。

大约过了12个钟头，第二天早晨，夏尔·达武德才苏醒过来，但仍然处于事故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他试图集中一下思想，可大脑总不听使唤。他看了看周围……是在什么地方？他躺在树林里干什么？他思考着看了看表：8点钟。但是哪天上午的8点呢？必须做出非凡的努力，才能在极度乏力的状态下站起身来。他靠到一棵树

上，只觉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动弹不得，脑袋沉甸甸的。他全然不明白，为什么上衣有一只袖子被撕碎了。他的双脚开始慢慢挪动，但很难保持住平衡。在树林边缘，有一条公路。立刻，他的视线被一块路标牌吸引住了：巴黎—100公里。按照路标牌上指示的方向，他缓慢地沿着公路朝前走。当他听到过来一辆汽车时，做了个非常含糊的手势。一辆小型卡车在他身旁停住，驾驶员问道：

“你去哪里？”

“去城里……”

“巴黎吗？”

“对，巴黎……”

“好吧！可你还不能直接到达巴黎，我只能把你带到阿波尼火车站，有一趟去巴黎的慢车打那儿经过。”司机给他打开了车门，补充道，“要是能赶上今天上午这趟车的话，你大约10点钟可以到达巴黎北站。你上来吗？”

“谢谢。”搭车人结巴地说，他很吃力地登上汽车，在司机身旁坐下来。

卡车开动了。司机已有几分猜疑，观察了邻座人片刻，问道：

“你出什么事了吗？”

他发现这人的衣袖被撕破了，裤子的膝部全是泥土，同时又注意到此人的外衣、裤子、衬衫、

领带、皮鞋、袜子都是上等质料的。乘客的回答很简洁：

“我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想去巴黎！”

“我已经对你说过，乘上火车后你很快就会到达巴黎的……你就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就单独一个……”

“你有钱吗？”

“肯定在我的皮夹里。”这个男人一边说着就在裤子的后袋里搜寻，“要付路费吗？”

“不必！因为不管怎样我是要经过阿波尼的，这并不妨碍我……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想知道你是否有钱买火车票。”

“我应该有……”

谈话止住了。在行驶了大约5公里多的路程后，卡车在一个小火车站跟前停了下来。

“我陪你去，”司机对他说，一路上他的头总在不停地摆动，“看来你不大舒服。”

作为回答，从公路上带来的这个人对他指指装皮夹的口袋说：

“在这里，钱……”

他的救星送他去买票，等待火车到来帮助他上了车并安排他坐定后，又问道：

“你能一直坚持到巴黎吗？”

“很好……谢谢！”

夏尔·达武德呆坐在火车上，眼前空空如也，他想努力澄清一下自己的思想，可却枉然。他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它把他死死抓住，无法排除：回家，去见妻子，然后睡觉……

在北站，他怎么能够从火车上下来，穿过了熙熙攘攘的大厅？怎样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告诉司机他在亨利一马丹大街的地址并付了钱？是怎样走进门厅，揪了电梯按钮，电梯把他带到了他还记得起来的三楼？又是怎么从上衣口袋里找出钥匙，把适合的钥匙插入房门的锁中，进到家里又把门锁上，然后一直沿着走廊进入卧室，倒在了床上？这一切都近乎奇迹……以后他绝对不会明白，这一系列动作怎么会受到他无意识的自动性所支配。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受惊的后怕驱使他赶快返回安乐窝中，由此产生了一连串机械反射动作。

他被疲劳彻底击垮了，陷入昏睡之中，直到下午4点才醒来。他很惊疑，以为自己可能是病了，这么晚还躺在床上……和衣躺在床罩上，取下并不费劲呀！简直不可理解。这次，他的大脑开始发挥作用，因为觉得神智清醒了些……他知道是在家里，在他的房间里，这是很重要的。他大概是被从相邻起居室那虚掩着的房门里传来的声音吵醒的？一个他多么熟悉而高兴再次听到的声音，胜似一切神丹妙药！

“喂！我要皮埃尔·安瑟诺先生立即听电话……对，安瑟诺……”

这是伊丽莎白打电话的声音。

“请你去找找他……这很重要！是的，皮埃尔·安瑟诺……我等着。”

不应该让她等待，夏尔要到起居室见她。他从床上下来，走了几步，只觉得晕头转向……全身是如此地软弱无力！只有他的妻子才能够支持他，帮助他……神奇的伊丽莎白，就听她说道：

“是你吗，皮埃尔？我刚从戴高乐机场回来……他死了……是的，只有6个人活着！飞机在着陆时爆炸了，可找不出任何原因。昨天整夜和今天一上午我都在那边……我看过乘客名单，有他的名字……况且，我肯定他坐在这架飞机里，因为他登机前从纽约机场给我打过电话。我也看了幸存者的名单，上面没有他的名字。这证明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可能了，他完蛋了……不，人们不可能辨认那些尸体，因为都被烧焦了，据说很吓人！”

这个正在偷听的男人似乎记起了某种可怕的事情……强烈的震动，冲天的火光，恐怖的叫喊……飞机！对，正是这样：他坐在一架摔到地上的飞机里……他想起来了！当时他之所以能够逃脱大火，是因为他打碎了舷窗，跳到……然后他就跑啊，跑啊……后来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登上火车和出租汽车把他带回家之前，他可能流浪了几个小时……天啊！伊丽莎白以为他死了！不幸的女人！应该赶快告诉她，他还活着！

他在房间里拼命叫她，却是徒劳，因为他的喉头发不出任何声音，就像个聋哑人。于是，他开始无声地哭泣。可怜的伊丽莎白，她该是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不过，要是他太突然地出现，她将会有被吓昏的危险。伊丽莎白的声音仍在继续：

“亲爱的皮埃尔，我始终不敢相信……自由，终于自由了，我心爱的！你很清楚，我不用再隐瞒我们的关系了……欺骗，是令人不舒服的！当我们做爱时，我几乎是痛苦的。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随时我都可能有失去你的危险……此外，我们将会很富！除了他那一笔应该完全属于我的财产外，还有他曾经与保险公司签定过的300万法郎的生命保险！你不必再考虑任何问题，皮埃尔……我老实向你坦白：在戴高乐机场等他的时候，当通知发生事故时，我立刻希望他死去。当然啰，有毫不费劲的……在贴出名单之前，想到他可能在那些幸存者之中，或甚至他变成了残废——你要体会到，这会给我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时，我就发抖。”

听到这些话，夏尔以为自己疯了。这不可能是伊丽莎白，他所爱慕的妻子！不，这是一种错

觉，他在做恶梦……但是，他没有疯，他的神智是清楚的。他没在做梦，他是听见了，刚才就是伊丽莎白在说话……这是何等的残酷！她竟与一个她称之为“我心爱的”，而只可能是她的情夫的男人公开以他的死来共享欢乐！自从她答应做他妻子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信任伊丽莎白……

那些模糊不清的想法从他的脑海里一扫而光。这是肯定的：伊丽莎白不再爱他了。可能她就从来没有爱过他，她所希望的只是他的钱，就这个！他很吃惊，甚至呆住了。可为了证实自己的确是处于现实之中，他又继续往下听。

“可你为什么如此地神经过敏，亲爱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可能！我曾经向戴高乐机场的负责人打听过，也去看过那些运往医院的尚存者……我向你保证，他确实死了……好吧！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心爱的。我必须去睡几个小时，我已给累垮了！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别犹豫，打电话叫我。我甚至不想进到那间不得不同他一起睡觉的卧室里，我感到恶心……我就躺在电话机旁的长沙发上，为了离你近一些……大约今晚8点我上你那儿去！你是否知道，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是多么地渴望得到爱……生活万岁！我们将永不分离！答应我。在整个夜晚，你都绝对不要累我，以便我能保住精力。对我来说，这在明天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我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去办理！你爱我吗！我爱你！”

谈话到此终止了。起居室里静了下来。站在门后的男人，感到脚底猛然升起一股巨大的寒气，浑身哆嗦起来，但他的头脑还是完全清醒的，尽管刚刚经历了可怕的事故。对他来说，这个打击可能比由于飞机爆炸所遭致的痛苦创伤还要强烈。这个一直静默的男人，终于从悲痛中缓过气来。他成了个被抛弃、受奚落、令人厌恶，尤其令一个他自以为喜爱的女人所厌恶的男人！对女人如此不信任、持怀疑态度的他——他一直等到37岁才结婚——被看作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缺乏生活经验的新手！蓦地，一股莫名的悲愤从胸中腾起，他走到写字台前，拿出一支手枪。这位办事有条理的男人手里握着枪，考虑着尽可能狠的回击方案。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向起居室的门走去，轻轻地推开门。当看见紧闭双眼、躺在长沙发上的妻子时，他犹豫了片刻，但随即叫道：

“伊丽莎白！”

她猛地坐起身，瞪大双眼，一下子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同时发出一声恐怖的嗥叫，淹埋于枪声之中。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她胸部和腹部中弹，她慢慢地倒在长沙发脚下，死了。他走近毫无生气的躯体，只说了一句话：

“下贱女人！”

随后他抓起电话，拨动1—7，警察局盗警处的电话号码。可几乎是与此同时，他改变了主意：他为什么要向警察局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为这个混蛋去坐几年牢呢？

于是他哈哈大笑起来。令人悲伤的笑，虚假，但却意味着：现在谁还能怀疑他就是杀死妻子的凶手呢，既然正式宣告他已死于空难？没有人看见他进到这所大楼里来。以防万一，他去了趟厕所，避免有人出来看见。至于说是自杀？像这样的母狗是不配有爱情的。

只要到房间里，把藏在油画后面的保险箱里的那几沓钞票和伊丽莎白的所有首饰拿出来就行了。由于这个，警察局将会认为是一桩无耻的杀人案。在对今后的命运作出抉择之前，为了生活，他同样也需要钱。因为他再也不能在他的银行里露面，也不能出现在任何曾经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既然他已不存在于世了。

他拿出一只手提箱，把几件衣物、手枪、钱和首饰扔在里面，然后出门从后楼下去。到街上后，他乘地铁离开了塞纳河左岸，到拉丁区他在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一家小旅馆去。既然他的名字已被列入波音机死亡者名单，在这个廉价的旅馆中，就不可能有人想到把这位轻而易举就署名为“夏尔·马丹”——因为在此不必出示身份证

——的顾客与这位大名鼎鼎、因遭受如此恶运而结束了性命的“总经理”联系起来。夏尔·达武德将永远不复存在。